

IAN McEWAN
The
Daydreamer

With Illustrations by
Anthony Browne



梦想家彼得

IAN McEWAN

The
Daydreamer

(英)伊恩·麦克尤恩

安东尼·布朗 插图

刘仲良 译

南京长江出版集团

THE DAYDREAMER



(英)伊恩·麦克尤恩 著
安东尼·布朗 插图 孙仲旭 译

IAN MCEWAN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想家彼得 / (英) 麦克尤恩 (McEwan, I.) 著; 孙仲旭译. —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. 04
ISBN 978 - 7 - 305 - 08950 - 3

I. ①梦… II. ①麦…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8304 号

Ian McEwan

The Daydreamer

Copyright © 1994 Ian McEwan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NJ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I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 - 2008 - 245 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
网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
出版人 左健

梦想家彼得 (英) 伊恩·麦克尤恩/著 孙仲旭/译

责任编辑 杨全强 苏珊玄

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8.75 字数 106 千

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305 - 08950 - 3

定价 26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 - 83594756

电子邮件 sales@press.nju.edu.cn (销售部)

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序

《梦想家彼得》的每一章写完后，我都会大声读给我的孩子们听，这样做说起来很简单：他们听到了我们所称的“彼得故事”的最新一段，我则得到一些编辑方面的有用评论。反过来，这种愉快的、几乎是仪式般的交流也影响了写作本身，也就是我变得比通常更注意大人讲述每个句子的声音，这个大人并不是或者并不简单地说就是我。我独自在书房里，代表这个想象出来的大人向一个想象出来的孩子（不一定就是我的，或者说，不仅仅是我的哪个孩子）大声朗读。听和讲，我在这两方面都想取悦他们。

我以前觉得我本能地了解儿童的需要：最重要的，是得有个好故事，一个能让人产生共鸣的主人公，有坏蛋可

以,但并非始终都有,因为写坏蛋太简单化了;开头明晰,中间有曲折,结尾叫人满意,但并不是每次都皆大欢喜。我们都喜欢睡前故事这个概念——嘴里刚刚带上薄荷味的气息,充满信任的大眼睛,给干净被褥加温的热水瓶,静静的彩虹——谁不愿意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这样一幕?但是成年人真的喜欢儿童文学吗?我一直认为这种热情有点过于渲染了,甚至是太急切了。“《燕子和鹦鹉》?比阿特丽克斯·波特^①?这些书棒极了!”我们真的这样想吗?真的仍然喜欢读,还是我们在为失去的、几乎忘掉了的自己说话,并为了那个自己而留着这些话?上一次你独自缩着身子拿了本《瑞士人罗宾逊一家》看,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了?

我们之所以喜欢儿童书,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读这些书时的快乐,这跟文学关系少一点,而跟爱关系多一点。在写作和大声朗读《梦想家彼得》的初期,我开始觉得这样做也许更好:忘了我们伟大的儿童文学传统,为成年人写本关于儿童的书,用的是儿童也能理解的语言。在有了海明

^① 比阿特丽克斯·波特(1866—1943),英国儿童文学作家、画家。

威和卡尔维诺的世纪，简单的文字未必会让深层次的读者望而却步。我希望它的主题——想象力本身——对那些拿起一本书的人来说，都有所参与。与此类似，在所有文学作品中，都存在变形这个主题，几乎成了种执迷。在英美两国，《梦想家彼得》是以带插图的童书形式出版，而在许多别的国家，是以较为严肃的供成年人阅读的书本形式出版。以前有过一种传统，作者把自己的书献给命运，很像父母送一个孩子踏入世界：“去吧，小书……”到头来，这本很可能会寄身于儿童藏书处的一个角落安静度日，要么湮没无闻，但是就目前来说，我仍然希望它也许能给每个地方的人都带来愉悦。

伊恩·麦克尤恩，1995 年

第一章 玩具娃娃

从记事起,彼得就跟妹妹共用一个房间,多数时候他无所谓,凯特还行,会让他笑。还有一些晚上,彼得从噩梦中醒来,挺高兴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人,即便那是他七岁的妹妹,在跑进彼得的梦中追赶他的红皮肤、身上有黏液的动物面前,一点都不顶事。他醒来时,那些怪物就溜到窗帘后面,或者钻进衣橱。因为凯特在房间里,让他在下床并全速冲过楼梯平台时,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容易了。

可是也有些时候,他的确不乐意跟人共用一个房间,凯特也是。有过一些漫长的下午,他们互相惹得不高兴。小吵变成大吵,大吵变成打架,真的是拳头打、指甲抓、扯头发那样打架。因为彼得大三岁,大打出手时,他估计自

己会打赢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确实能打赢，他可以一直拿得准先哭的会是凯特。

但是那真的能称得上打赢吗？凯特会憋住气用力，让她的脸变成熟透的李子那种颜色。然后，她只用跑下楼给妈妈看“彼得干的好事”。要么她可能躺在地上，喉咙咯咯作响，让彼得以为她快死了，他就得跑下楼叫妈妈。凯特也会尖叫，有一次，她正大肆制造噪音时，有辆经过这幢房子的小汽车停了下来，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下了车，抬头盯着睡房的窗户看。彼得当时正好往外看，那人跑过院子重重地敲门，他很肯定里面正在发生可怕的事。的确是，彼得借了凯特的什么东西，她想要回去。马上！

这种时候，惹上麻烦的会是彼得，最后占上风的还是凯特，彼得是这样看的。他生凯特气时，揍她之前就得仔细想好。经常，他们划一条想象的线，从门开始，把他们的睡房一分两半，这样他们就相安无事。凯特在那边，彼得在这边。这一边，是彼得的绘图桌，他的一个软体玩具——一只弯脖子的长颈鹿，化学、电动和印字的用具——这些从来没有盒盖上保证的那样好玩，还有铁皮箱，他的秘密全藏在里面，凯特总是想把它打开。

那边是凯特的绘图桌，她的望远镜、显微镜和磁铁用具——那些的确跟盖子上的图片保证的一样好玩，在她那一半房间里，别的地方全是玩具娃娃，它们一溜坐在窗台上，腿随随便便吊在那儿，它们悬悬乎乎地搁在她的衣柜上，躺卧在衣柜镜子上方，坐在一辆玩具婴儿车上，挤得像坐地铁上下班的人，受宠的那些跟她的床挨得近一点。它们颜色各种各样，从锃亮的黑鞋油颜色到煞白，不过大多数都是鲜艳的粉红色。有些没穿没戴的，有些只穿戴一件：一只袜子，一件T恤衫，或者一顶无边帽。有几个打扮得齐齐整整，穿着有饰带的舞会晚礼服、带蕾丝边的上衣、有拖尾丝带的长裙。它们个个都很不一样，可是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它们都同样睁大眼睛、不眨眼地怒目而视。按说都是婴儿，可是眼神让它们漏了馅，婴儿从来不会那样看人。彼得在经过那些玩具娃娃时，感觉它们在看他。他走出房间后，怀疑它们在议论他，六十个都在。

不过，它们从来没有伤害过彼得，只有一个他很讨厌：坏玩具娃娃，就连凯特也不喜欢。她害怕它，怕得不敢把它扔掉，以防它会半夜回来报复。你扫一眼就会知道它是个坏玩具娃娃。它那种粉红色，从来不会有哪个人长成那

样。很久以前，它的左腿和右胳膊被连根扯掉了，从它坑坑洼洼的颅骨顶上，长出了一束茂密的黑头发。它的制作者想给它一个甜甜的微笑，可是肯定是模具哪儿出毛病了，因为那个坏玩具娃娃总是嘲笑地噘着嘴，皱着眉头，好像在努力琢磨世界上最卑鄙的事。

所有这些玩具娃娃中，只有坏玩具娃娃既不是男的，也不是女的，坏玩具娃娃只不过是“它”。它没穿戴什么，坐得离凯特的床尽可能远，在一个书架上，它从那儿居高临下地看着其他玩具娃娃。凯特有时把它拿到手里，想喃喃地说话来哄它，可是从来都是没过多久，她打个机灵，赶紧把它放回原处。

他们记得的时候，那条无形的线效果挺好。他们要去到对方那一半时，得先申请。凯特不能去偷看彼得的秘密箱子，未经请求，彼得也不能动凯特的显微镜。这样安排挺好的，直到一个下雨的星期天下午，他们吵了起来，是最厉害的那种，关于那条线究竟应该划在哪儿，彼得很肯定这条线离他的床更远一点。这一次，凯特不需要憋成紫色或者装死或者尖叫，她用坏玩具娃娃打了彼得的鼻子一下，拎着娃娃一条粉红色的胖腿抡向彼得的脸。结果是彼

得一边哭一边跑下楼。他的鼻子并不是很疼，可是在流血，他想好好利用这次机会。他赶着下楼时，用手背把血抹了个满脸花。等进了厨房，他扑通一下倒在妈妈面前的地板上，又是嚎啕大哭，又是呻吟，又是身子乱扭。果不其然，凯特有麻烦了，麻烦大了。

就是这次打架，让他们的父母决定该让彼得和凯特各住各的房间了。彼得十岁生日后不久，他爸爸把一个被称为“盒子间”——即使里面根本没放盒子，只有旧画框和破损的扶手椅——的房间清理出来。彼得帮助妈妈把房间收拾了一下，他们挂上窗帘，把一张有铜制圆头的大铁床挤着搬了进来。

凯特开心得也帮忙和彼得一起把他的东西搬过楼梯平台。不再打架了，她也不用再听哥哥睡觉时发出的难听的咯咯响的尖锐噪音。彼得也唱歌唱得不住口。现在他有了个可以去的地方，嗯，只是待着。那天晚上，他专门提前半小时上床，只是为了享受一下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东西，房间中央也没有想象的一道线。他在半明半暗中躺在那儿时，想着那个可恶的怪物——坏玩具娃娃——到底还是有点好处嘛，这样挺好。



就这样过了一个又一个月，彼得和凯特对他们自己的房间住得习惯了，也没再多想。有趣的日子来了又去——彼得的生日，放烟花的晚上，圣诞节，凯特的生日，然后是复活节。那是在复活节家庭寻蛋活动后的两天，彼得在他的房间里，在床上，正要吃掉他的最后一只复活节蛋^①。这个最大、最重，所以留到最后才吃。他剥开银蓝两色的锡纸，它几乎有橄榄球那么大。他用两只手捧着，盯着它看。然后他把蛋拿近，用拇指抠进了蛋壳。从黑色中空里面，弥漫出一股黄油般浓浓的可可香味，他多么喜欢啊。他把蛋凑近鼻子吸着气，然后开始吃了。

外面在下雨，假期还有一个星期。凯特去了朋友家，除了吃东西，就没别的事情可做。二十分钟后，那只蛋就只剩下包装纸了。彼得站了起来，轻轻晃动着身子。他感到恶心和无聊，在一个雨天的下午，同时有这两种感觉可真是绝了。多奇怪啊，拥有自己的房间不再令人兴奋。“吃巧克力吃恶心了，”他一边往门口走一边说，“住够了我的房间！”

① 从后文看，这种复活节蛋是巧克力空心蛋。

他站在楼梯平台处，想着他是不是要呕吐。可他没去厕所，而是走向凯特的房间并进去了。当然，他以前也回来过几百次，但从来不是一个人。他站在房间中央，跟以前一样，玩具娃娃都在看他。他感觉怪怪的，看上去一切都变了样。这个房间大一点了，另外他以前也从未注意到地板是倾斜的。目光呆滞地盯着看的玩具娃娃像是比以前更多了，在他走向坡势低的那边，到了他以前那张床时，觉得自己听到有响动，可是等他转过身，一切都静止不动。

他坐在床上，回想以前他睡在这儿时的日子。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。九岁！懂什么呢？要是他十岁的自己能回去跟那个无知的笨蛋讲讲什么是什么，那该有多好啊。你长到十岁，开始能看到全貌了，看到事情是怎样联系着的，有什么原理……全景……

彼得专心回想半年前那个年龄更小的无知的自己，以至于没注意到有个身影从地毯那边向他走来。等注意到时，他惊叫一声，马上爬上床，耸起膝盖。动作虽然不灵便，却又坚定地向他走来的，是那个坏玩具娃娃。它从凯特的书桌上拿了枝画笔当拐杖。它一瘸一拐地走过房间，恼火地喘着气，一边嘴里还在嘟囔着脏话，就算是玩具娃

娃,也不应该那样说话。它到了床柱前停下来好喘口气。彼得惊讶地注意到它的额头和上嘴唇上出了好多汗。坏玩具娃娃把画笔靠着床,用它仅有的前臂抹了把脸。然后,这个坏玩具娃娃很快地扫了一眼彼得,深吸一口气,一把抓过拐杖,开始往床上爬。

只用一条胳膊一条腿,来爬三倍于你的高度,这需要耐心和力量,坏玩具娃娃在这两方面都很欠缺。当它吊在床柱的一半高度,一边在寻找可以用拐杖撑的地方时,它粉红色的小小身子因为用力而哆嗦,喘气和咕哝声更大了,而且更让人觉得可怜。先是它的脑袋——上面比刚才出的汗更多——慢慢上来,进入彼得的视线。彼得本来可以很容易伸手过去把这玩意儿拎到床上,也同样很容易就能把它打下床。但是他什么也没做。这真是太有意思了,他想看看会怎么样。坏玩具娃娃一点一点往上爬,嘴里还在大声说着“噢,真他妈的!”“该死,再咬咬牙!”和“混账王八蛋!”彼得开始意识到房间里每个玩具娃娃都在扭头看他,纯蓝色眼睛比以前瞪得更大,一阵轻柔的滋滋作响的窃窃私语声传来,像是石头上的流水,这种声音变成嘟嘟囔囔,接着一阵激动的急流在六十个观众中掠过。

“他动手了!”彼得听到有一个大声说。

另一个回答道:“现在我们有好戏看了!”

又有一个大声说:“该公平,就公平!”至少有二十个玩具娃娃也呐喊着表示赞同。

“对啊!”

“没错!”

“说得好!”

坏玩具娃娃把胳膊搭到床上,扔掉了拐杖。这时,它在抓着床单想把自己的身子拉上来。就在它这样做时,房间的另一边响起一阵高亢的欢呼声。突然那些玩具娃娃,所有玩具娃娃都在向床的方向前进。从窗台上和镜子上方,从凯特的床上和玩具婴儿车上,它们又蹦又跳、跌跌撞撞地从地毯那边涌过来。穿着长衣服的玩具娃娃绊来倒去时就尖声叫喊,没穿没戴的或者穿了一只袜子的玩具娃娃则走得轻松之极。它们过来了,这是一道褐色、粉红、黑、白几种颜色的波浪,用模具所做的每个噉起的嘴巴里,都在喊着“该公平,就公平! 该公平,就公平!”每双目光呆滞的圆睁着的大眼睛里都是怒火,彼得以前就一直怀疑漂亮的婴儿蓝背后隐藏的是怒火。

坏玩具娃娃已经挣扎着上了床，当时正站在那儿，累坏了，但是自豪，在向下面聚集的那群玩具娃娃挥手。玩具娃娃紧紧挤在一起，高喊着表示支持，并向它们的领袖举起胖乎乎的、有小坑的胳膊。

“该公平，就公平！”一再重复的喊叫声又响起来。

彼得早就挪到了床的远端。他背靠着墙，胳膊抱着膝头。真是不得了，他妈妈肯定能在楼下听到这番闹腾，会上来叫他安静点。

坏玩具娃娃需要喘上来气，所以由着它们一遍又一遍地喊。后来，它拿起那根画笔拐杖，一大群玩具娃娃突然静下来。

这个瘸腿的玩具娃娃向支持者眨了下眼睛，单脚跳了一两步逼近彼得说：“搬过去挺不错嘛，对吧？”它说得很有礼貌，但是那群玩具娃娃中传来一阵窃笑，彼得知道是在耍他。

“我不清楚你是什么意思。”他说。

坏玩具娃娃转向那一群玩具娃娃，把彼得的声音模仿得很像：“他不清楚我是什么意思。”他又转向彼得，“我是说，你的新房间挺舒服的，对吧？”